

引用:王林云,孟庆鸿,李文飞,曾凤.《千金要方》真朱与真珠药名版本异文考辨[J].中医导报,2025,31(2):201-203,209.

# 《千金要方》真朱与真珠药名版本异文考辨\*

王林云,孟庆鸿,李文飞,曾凤  
(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北京 102488)

[摘要] 《千金要方》宋校本和新雕本含真朱与真珠的相应方剂有13首在药名方面存在异文。通过全面整理两种版本真朱与真珠药名异文,结合本草文献相关记载,探析《千金要方》药名版本异文的成因。宋臣根据宋代本草学认识发展将治疗目肤翳等目疾的方剂中的真朱校改为真珠,根据药物功效及其药性将其他方剂中的真珠校改为真朱;宋校方书之间真朱与真珠药名未统一,导致宋校方书真朱与真珠相关记载参差驳杂。应重视厘清真朱与真珠的名实关系,对于宋校医书中真朱与真珠记载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切忌盲信盲从,需参考相关文献并结合医理进行充分考证。

[关键词] 真朱;真珠;《千金要方》;异文;宋校本;新雕本;文献考证

[中图分类号] R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02-0201-03

DOI:10.13862/j.cn43-1446/r.2025.02.040

## Study on the Examin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n the Versions of the Pharmaceutical Names of Zhenzhu (Cinnabar) and Zhenzhu (Pearl) in the *Qianjin Yaofang*

WANG Linyun, MENG Qinghong, LI Wenfei, ZENG Feng

(School of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SONG's collated version and newly carved version of *Qianjin Yaofang* contain 13 corresponding formulas containing Zhenzhu (Cinnabar) and Zhenzhu (Pearl) with different names. By comprehensively sorting out the variant readings of the drug names Zhenzhu (Cinnabar) and Zhenzhu (Pearl) in the two versions and combining relevant records in herb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e variant readings of drug names in *Qianjin Yaofang*.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herbal science in the Song Dynasty, SONG's Chen revised Zhenzhu (Cinnabar) to Zhenzhu (Pearl) in the prescriptions for treating eye diseases such as eye skin nebula. He also revised Zhenzhu (Pearl) to Zhenzhu (Cinnabar) in other prescriptions according to the efficacy and properties of the drugs. The inconsistent use of the drug names Zhenzhu (Cinnabar) and Zhenzhu (Pearl) among the SONG's collated version led to the complexity and confusion of the relevant record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mes and realities of Zhenzhu (Cinnabar) and Zhenzhu (Pearl). Regarding the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of the records of Zhenzhu (Cinnabar) and Zhenzhu (Pearl) in the SONG's collated version blind trust should be avoided. It is necessary to refer to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conduct sufficient research in combination with medical principles.

[Keywords] Zhenzhu (Cinnabar); Zhenzhu (Pearl); *Qianjin Yaofang*; variant text; the SONG's collated version; the newly carved version; textual difference

真朱乃丹砂之末,真珠为蚌珠,即珍珠。真朱与真珠,虽形近音同,然二者名实各异,其在宋代以前方书文献,如《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唐代方书记载的

同一方剂中,多存在相混的现象。考察《千金要方》两种版本发现,早期传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未经后人整理,较大程度上保存原著原貌<sup>[1]</sup>,以下简称“新雕本”)使用真珠,而通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TQ02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24-JYB-JBZD-071)

通信作者:曾凤,女,教授,研究方向为唐宋医学文献研究

本《备急千金要方》(北宋校正医书局校订刊行,以下简称“宋校本”)相应方剂作真朱。笔者通过全面整理两版本真朱与真珠药名异文,结合本草文献相关记载,梳理两种药名及其功效发展变化的历史沿革,对《千金要方》药名版本异文的成因加以探析,以期对相关研究提供文献参考。

# 1 《千金要方》宋校本和新雕本中真朱与真珠药名异文概述

经整理统计,宋校本含真朱的方剂33首,含真珠的方剂16首;新雕本含真朱的方剂4首,含真珠的方剂17首。在两种版本15首相应方剂中,13首存在药名异文。宋校本与新雕本中真朱与真珠药名异文情况见表1。

表1 宋校本与新雕本中真朱与真珠药名异文表

主治	新雕本药名	宋校本药名	方剂数量/首
目疾(目生翳)	真朱	真珠	3
内科杂病(蛊毒)	真珠	真朱	2
外科病(痈疽瘰癧)	真珠	真朱	3
妇科病(胞衣不出)	真珠	真朱	1
儿科病(小儿惊痫)	真珠	真朱	2
小儿癖结胀满	真珠	真朱	2

从上表可以看出,两版本真朱与真珠药名异文可分为两类:其一,新雕本作真朱,宋校本作真珠,包括治疗“目生翳”“目不见物”“目生息肉”3方;其二,新雕本作真珠,宋校本作真朱,包括治疗蛊毒、痈疽疮疡瘰癧、胞衣不出、惊痫等10方。这种两版本相应方剂所出现的药名异文,或与宋臣校订《千金要方》时进行修改有关。笔者在考察真朱与真珠药名及其功效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对此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 2 真朱与真珠考辨

2.1 真朱 真朱之名首次出现于《名医别录》<sup>[1]</sup>,作“丹沙作末名真朱”,可见真朱与丹沙是呈现不同状态的同种药物。《本草经集注》云:“丹沙,化为汞及名真朱者,即是今朱沙……惟须光明莹澈为佳。”<sup>[2]</sup>《唐本注》记“丹沙,最上者光明沙”<sup>[3]</sup>。《本草图经》指出:“丹砂……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sup>[4]</sup>因“砂”为“沙”之俗字<sup>[5]</sup>,故丹砂同丹沙。由于该药种类繁多,其作末入药易有伪品,特以真朱(砂)或真丹(砂)区别伪品,简称作真朱或真丹<sup>[6]</sup>。可知,真朱、丹沙(砂)、朱沙(砂)、光明沙(砂)、辰砂、真丹,皆为同药之异名。

在性味功效上,《神农本草经》记载:“丹砂,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sup>[7]</sup>炼丹术兴起后,丹砂以其“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sup>[8]</sup>,被认为具有延年益寿的功效。如《抱朴子·内篇·黄白》记载:“朱沙为金,服之升仙者上士也。”<sup>[9]</sup>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对丹砂功效进行了补充,认为其“通血脉,止烦渴,消渴,益精神,悦泽人面,除中恶、腹痛、毒气、疥、瘰诸疮”<sup>[10]</sup>。此外,该书“诸病通用药”提出,真朱主“目肤翳、中恶、鬼疰尸疰、惊邪、虚劳”<sup>[11]</sup>。北宋校正医书局编纂的《嘉祐补注本草》“丹砂条”,提出丹砂有毒,作君药主镇心、尸疰抽风,并根据法象释其功效云“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sup>[10]</sup>,将朱砂色赤,与心藏象理论相结合,确立朱砂入心,镇惊安神之效。

综上所述,真朱具有镇惊安神,益气,明目,悦人泽面,通血脉,除中恶、腹痛、鬼疰尸疰,疗诸疮等功效。

2.2 真珠 真珠最早见于《汉书·武帝纪》,该书记载“二郡(珠厓、儋耳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sup>[12]</sup>,即后世之珍珠。在本草文献中,真珠首见于《雷公炮炙论》<sup>[13]</sup>。唐代《海药本草》主要收录唐末五代时期南方及外来药物,其中即包括真珠,功效为“主明目,除面黚,止泄”<sup>[14]</sup>。宋代官修《开宝本草》将“真珠”列为正品药,以之治疗“目肤翳”。在《嘉祐补注本草》继承了此一观点,于“真珠”条下注云“臣禹锡等谨按《药性论》云:真珠,君。治眼中翳障白膜”<sup>[10]</sup>,强调了真珠在治疗眼中翳障白膜中的重要地位。其后的本草文献“诸病通用药”中,均使用真珠治“目肤翳”。此外,真珠还具有治疗手足皮肤逆肤、耳聋及镇心、泽面的功效。

综上,真朱与真珠为两种不同的药物,皆可镇惊安神、明目、泽面。二者功效相似,即使混用,其功效亦未出现太大误差,这或是二者出现混用的原因之一。然真朱可通血脉,治疗中恶、鬼疰尸疰、惊邪、虚劳及疮疡等病;真珠可治疗眼中翳障白膜、手足皮肤逆肤、耳聋等。在二者差异中,尤以治疗目生肤翳为著。以年代为区分,唐代以前本草文献中,明目及治目肤翳,多使用真朱;唐末本草有使用真珠明目的记载;宋代官修本草将真珠收录为正品药,并明确真珠治疗目肤翳的功效,后世继承此一观点。笔者认为,这一转变或是宋臣校改《千金要方》方剂中真朱与真珠药名的主要原因。考证如下。

# 3 宋臣整理《千金要方》,将疗目疾方中的真朱改为真珠

宋代以前方书文献,多见以真朱治疗目疾的记载。如在敦煌吐鲁番出土医药文献中,《不知名医方第七种残卷》记载治人眼赤方,方中含杏仁和朱粉<sup>[15]</sup>。《医心方·卷五·治目肤翳方第十六》引《眼论》(该书为早期眼科专著<sup>[16]</sup>),云:“若已生翳者,当镰之……若患赤肉,钩之当以芦刀割之。割竟当敷地骨珠沙散。”<sup>[15]</sup>有学者<sup>[17]</sup>认为此处珠沙即朱沙。另考《医心方》治目疾方并用真朱,其中卷五《治目肤翳方第十六》引《治眼方》治眼中生息肉并白赤障翳散方,《治目青盲方第十四》引《小品方》治目青盲无所见方等,与新雕本所记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千金翼方》去翳方、《外台秘要》真朱散亦皆以真朱为君药。

《诸病源候论·目肤翳覆瞳子》指出:“目肤翳”病机为肝气不足,受风热之气所扰;因真珠性寒,入肝经,肝开窍于目,用真珠可散风热之邪,治疗眼中翳障白膜<sup>[16]</sup>。宋初《开宝本草》新增真珠,提出以真珠治疗“目肤翳”。《嘉祐补注本草》继承此一观点,明确将真珠作为治疗该病的主药。其后,宋初出现使用真珠治疗以“目肤翳”为主的目疾。如《太平圣惠方》中,用真珠治疗眼生胬肉、青盲不见和目生顽翳。

承前所论,宋臣根据《嘉祐补注本草》以真珠治疗以“目肤翳”为主的目疾的记载,并参考《诸病源候论》关于“目肤翳”病机的论述,在校订《千金要方》时,将治目肤翳方、治目不见物方、治目生息肉方等3方中的真朱校改为真珠<sup>[17]</sup>。值得注意的是,宋臣并未对宋校医书进行统一校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治疗目疾的相应方剂中仍使用真朱。

# 4 宋臣将其他方中的真珠校改为真朱

新雕本作真珠,宋校本作真朱的方剂共10首,根据其主治,大致可分为四类,分别为治疗内科杂病(蛊毒)、外科疾病

(痈疽瘰癧)、妇科疾病(妊娠病)、儿科疾病(惊痫)等。笔者认为,两版本此10方药名异文的出现,或与宋臣根据相关医药理论进行校改有关。以下根据疾病分类,加以详述。

在内科杂病的诊疗上,《胆腑·万病丸散》大金牙散和《解毒并杂治·蛊毒》太上五蛊丸,此两方治疗蛊毒、百症不祥,百蛊吐血伤中等。《诸病源候论》云:“蛊是合聚虫蛇之类,以器皿盛之,任其相啖食,余一存者,名为蛊”<sup>[16]</sup>其认为人中蛊毒,心腹懊痛,食人五脏,病变无常,吐血利血。真朱具有杀精魅邪恶鬼、除中恶的功效。唐代道教祖师吕洞宾在《修真传道论》提出丹砂“感太阳之气,而为众石之首”<sup>[18]</sup>,其认为丹砂吸收天地之正气,是辟邪化煞的圣品。此外,考出土医药文献,在成书于西周时期的《不知名医方第十六种残卷·唐人选方丙卷》<sup>[13]</sup>中有丹砂治一切疰方及鬼疰、尸疰、冷疰,卒中恶鬼气,心腹痛闷欲绝等的记载。可知,宋臣当是根据真朱的功效进行校改。

在外科病的诊疗上,《心脏·头面风》松脂膏方治白秃,《疗肿·痈疽》食恶肉膏方治痈疽发背,《痔漏·九漏》九漏方治九漏。白秃、痈疽发背与九漏为发生于不同部位的外科疾病,在病机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其一,按《诸病源候论》“白秃候”云:“凡人皆有九虫在腹内,值血气虚则能侵食。蛲虫发动,最能生疮……言白秃者,皆由此虫所作。谓在头生疮有虫,白痴甚痒,其上发并秃落不生,故谓之白秃。”<sup>[16]</sup>可见白秃为气血亏虚,内生九虫,气血壅塞于巅顶而产生。故松脂膏以朱砂配伍苦参、水银、矾石等消疮解毒杀虫。其二,《诸病源候论》“痈发背候”云:“夫痈发于背者,多发于诸腑俞也。六腑不和则生痈,诸腑俞皆在背,其血气经络于身,腑气不和,腠理虚者,经络为寒所客,寒折于血,则壅不通,故结成痈,发其俞也。热气加于血,则肉血败化,故为脓。”<sup>[16]</sup>指出痈疽发背的病机为六腑之气失和,气血闭塞背部。宋校本“痈疽”篇记载:“经云:‘气宿于经络中,血气俱涩不行,拥结为痈疽也。’”<sup>[17]</sup>故食恶肉膏方以朱砂配伍川芎、莽草、白蔹消肿生肌,逐瘀生新。其三,根据《严氏济生方》<sup>[19]</sup>的论述,瘰癧之病即为九漏。九漏之病病机为寒热邪气藏于项、腋,脏腑功能失职,气血失和,脓溃成瘰致。故九漏方朱砂配伍斑蝥、猬皮、雄黄活血止血,化瘀敛疮。综上,宋校本用真朱疗身体五脏百病,疥、瘰诸疮等与其功效相符。

在妇科病的诊疗上,《妇人上·胞衣不出》治胞衣不出方,宋校本用真朱配苦酒治疗胞衣不出。考《诸病源候论》“产胞衣不出候”<sup>[16]</sup>,其病机为产妇生产前期用力过猛,胎儿产出后,产妇体疲,无力产胞,又遇寒邪侵袭,寒凝血脉致胞衣不出。丹砂体阳性阴,可入血分,通血脉。因此,宋校本用真朱通血脉之效配苦酒治疗胞衣不出。

在治儿科病的诊疗上,《少小婴孺方上·惊痫》二物石膏汤方、镇心气方和《少小婴孺方下·癖结胀满》牛黄丸、牛黄双丸,均治小儿惊邪,神气溃乱。其病机为小儿心、肝热盛,外邪触发,心阳上亢,扰动心神,致心神不宁,宜用质重沉降之药,使上亢之阳下降入阴,心神复常<sup>[20]</sup>。方中真朱起镇惊安神作用,当与《嘉祐补注本草》以丹砂为“君”,色赤法火主心理论有关,将丹砂入心与心藏神理论结合,取丹砂镇惊安神之效。

综上,宋臣应是根据宋代对于真朱功效及其药性的认识,并结合相关医药理论,将疗目疾方以外其他方剂中的真珠校改为真朱。

## 5 宋臣校改真朱与真珠药名对后世的影响

宋臣参考本草学知识及相关医学理论对真朱与真珠进行的校改,对后世医家产生一定影响。此后方书多见以真珠治疗以“目肤翳”为主的目病的记载,如《济世总录》疗目疾方均含真珠,《儒门事亲》用真珠治疗肝虚目暗茫茫不见。以真朱治疗除“目肤翳”之外的其他疾病的记载,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镇心丸配伍朱砂治小儿惊痫、心热;《幼幼新书》斗门方用朱砂涂五心治疗初生儿惊风;《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氏济生方》《世医得效方》等书,用丹砂疗蛊毒;《普济方》中,以真朱治胞衣不出,另有硫磺散方用丹砂治疗痈疽疮蚀恶肉等。

## 6 小 结

从校书人员上看,林亿、苏颂共同参与编校《嘉祐补注本草》《本草图经》,其后分别牵头主校《千金要方》<sup>[21]</sup>。由此可知,宋臣为保持学术内涵的一致性,据前期所撰本草著作的观点,与时更化,对《千金要方》方剂中真朱与真珠药名进行修改,明确区分二者功效,如此强化了该书的实用性,亦符合北宋校正医书局通过整理医书以便为戍边军民提供帮助的初衷<sup>[22]</sup>。

目前学界对宋臣修改《千金要方》药名的现象已有所认识<sup>[23]</sup>,如将《千金要方》中桂枝汤类方以外的桂类药物统称为桂心<sup>[24]</sup>,将瓜蒌类药物区分为瓜蒌根与瓜蒌实<sup>[25]</sup>、将枳壳统改为枳实<sup>[26]</sup>等。就真朱与真珠药名而言,宋臣在宋校医书中仅校改了《千金要方》,导致《千金翼方》《外台秘要》与《千金要方》相关药名不统一,不仅偏离《千金要方》原书原貌,而且造成各书文本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给后人考察唐代方剂带来一定难度,进而引起后世临床用药的分歧,譬如《中药大辞典》将真朱与真珠同时收为珍珠的异名,表明二者至今仍存在混淆<sup>[2]</sup>。宋校医书作为中医经典著作之通行本,是中医学传承与创新的基础性文献,因此有必要对宋校医书异文进行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宋臣校改的具体内容及方法程式展开深入探析,从而为正确理解与有效利用宋校医书文献提供参考。

## 参考文献

- [1] 曾凤.《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刊刻年代考[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4(5):306-308.
- [2] 沈澍农.真朱与真珠的名称沿革与古今错乱考[J].中华医史杂志,2000(1):9-13.
- [3]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辑校本[M].尚志钧,尚元胜,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129.
- [4] 苏敬.新修本草:辑复本[M].尚志钧,辑校.2版.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46.
- [5] 苏颂.本草图经[M].尚志钧,辑校.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5.
- [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7.
- [7] 神农本草经[M].吴普,述.孙星衍,辑.石学文,点校.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
- [8] 任法融.周易参同契释义[M].修订版.(下转第209页)

- [2] 管子[M].房玄龄,注.刘晓艺,校点.刘绩,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333.
- [3] 左丘明.左传[M].杜预,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40.
- [4] 老子.道德经[M].陈忠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45.
- [5] 吕氏春秋[M].高诱,注.毕沅,校.徐小蛮,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
- [6] 论语[M].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188.
- [7] 大学 中庸[M].王国轩,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06.
- [8] 周易[M].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
- [9] 张瑞贤,张卫,刘更生.神农本草经译释[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 [10] 尚志钧校注.神农本草经校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42.
- [11] 陶弘景.本草经集注[M].尚志钧,尚元胜,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
- [12] 庄子注疏[M].郭象,注.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3] 尚秉和.焦氏易詁[M].陈金生,点校.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369.
- [14] 李鼎祚.周易集解[M].王丰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392.
- [15] 衣之饔,赵怀舟,衣玉品.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校注讲疏[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189.
- [16]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1396.
- [17] 黄帝内经·素问[M].田代华,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 [18] 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8.
- [19] 易纬[M].郑玄,注.常秉义,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20:3.
- [20] 王雪苔.《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校注考证[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27.
- [21] 张介宾.类经[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20.
- [22] 张志聪.黄帝内经集注[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
- [23] 张元素.医学启源[M].郑洪新,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91.
- [24] 李飞.方剂君臣佐使中的君药辨析[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37(4):481-484.
- [25]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刻本.北京:[出版者不详],1795(清乾隆六十年).
- [26] 李亚飞.易学三才之道对本草学三品说发生与建构的影响[J/OL].中医学报,1-13[2024-09-23].<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1.1411.r.20240914.0835.006.html>.
- [27] 李时珍.本草纲目[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 [28] 孙赛阳,李海波.含砷汞中成药安宫牛黄丸安全性应用研究[J/OL].实用中医内科杂志,1-7[2024-05-26].<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21.1187.R.20240425.1052.002.html>.
- [29] 丛春雨.敦煌中医药全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380.

(收稿日期:2024-06-26 编辑:刘国华)

- (上接第20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4.
- [9] 葛洪.抱朴子[M].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7.
- [10] 掌禹锡.嘉祐本草辑复本[M].尚志钧,辑复.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
- [11] 班固.汉书:第一册[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88.
- [12] 李珣.海药本草:辑校本[M].尚志钧,辑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85.
- [13] 沈澍农.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78,167.
- [14] 廖品正.中医眼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5.
- [15] 丹波康赖.医心方[M].多纪元坚,校订.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126-127.
- [16]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 [17]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 [18] 吕洞宾.吕洞宾全集[M].刘体恕,汇.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538.
- [19] 严用和.重辑严氏济生方[M].王道瑞,申好真,重辑.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74.
- [20] 刘约瑟,张娟,赵培娜,等.基于“心主神志”理论探讨癌因性失眠治疗思路[J].中医药导报,2023,29(10):200-204.
- [21] 孟永亮.北宋校正医书局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4:89-90.
- [22] 范家伟.北宋馆阁官、儒臣与校正医书局[J].汉学研究,2011,29(3):89-124.
- [23] 刘苏瑾,李文飞,曾凤.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改《千金要方》药名探析[J].中医药文化,2024,19(4):365-372.
- [24] 张少乾,李楠,潘锋,等.《千金要方》新雕本、宋校本“桂”类药物异文探析[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39(10):2424-2428.
- [25] 王宁,张少乾,曾凤.《千金要方》宋校本、新雕本栝楼类药物异文考[J].环球中医药,2022,15(9):1565-1568.
- [26] 李家萱,李文飞,孟庆鸿,等.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将枳壳改作枳实的文献考证[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3(3):575-578.

(收稿日期:2024-07-23 编辑:刘国华)